

# 人性

(印順導師《佛在人間》p.75 ~ p.97)

釋貫藏 敬編 2014.7

## 目次<sup>1</sup>

一 人與眾生性.....	2
(一) 眾生之通性：一切眾生所共有的.....	2
※應以人的特勝而學佛，勿把自己看作完全與眾生相同.....	2
1.一切眾生皆「依食住」：段食、觸食、思食、識食.....	2
2.一切眾生皆「以愛欲正性命」：繫縛力最強而最根本的，是自我愛.....	5
3.一切眾生皆有「自我感」：一切煩惱的根本特性.....	6
(二) 人之眾生性：其他眾生之特性，人亦有之.....	7
1.地獄：極苦.....	7
2.餓鬼：沒得吃；吃最壞的東西，永遠餓著肚皮；受人類的祭祀，或有或無.....	8
3.畜生：被奴役、被吞食、被豢養玩弄、被殺害；無慚愧.....	8
4.天：特詳鬼畜天.....	8
(1) 乾闥婆：愛神、歌（音樂）神.....	8
(2) 羅刹：女羅刹誘惑男性，為她而死；男羅刹或使人失心，或攫人而食.....	9
(3) 夜叉：諸天所役使，在天上服務，侍候謹慎；一到人間，就肆無忌憚.....	9
(4) 龍：脾氣壞；暴怒起來，刮狂風降暴雨，將人間破壞得一塌糊塗.....	9
(5) 阿修羅與帝釋：他們之間時常作戰.....	9
A.阿修羅：疑、嫉妒.....	9
B.帝釋：提倡和平，推行正法；享樂者.....	9
5.小結：重視人性的合理化（減輕揚棄眾生性），以人生正行淨化人性.....	10
二 人性與佛性.....	10
(一) 泛說世間相似的見解.....	10
1.基督教的神學.....	10
2.中國.....	10
(二) 特詳佛法的「人自身特勝的人性」.....	12
1.不同於儒者的人心（偏於人欲）、神學者的魂（偏於靈）.....	12
2.世間一般學者的說法.....	12
3.佛經所說：人類有三大特勝（勝過天上）.....	12
(1) 憶念勝：思想（智慧）力——記憶、思惟分別等.....	14
(2) 梵行勝：道德力——慚愧，即向善遠惡的自覺.....	14
A.人有自覺的道德意識；且墮落後，可生起向善離惡的力量，悔改自拔.....	16
B.道德的價值——可以不這樣作，而覺得非這樣作不可.....	16
(3) 勇猛勝：毅力——出於自發的願欲而起精勤，覺得應做的即奮力做成.....	16

<sup>1</sup> 案：凡「加框」者，皆為編者所加。

4.人類三大特勝的擴充、淨化而至圓滿，即是佛的性德	18
(1)佛的性德(佛性)：大智、大悲、大雄	18
(2)人的佛性：人類特性(三大特勝)中，可以引發而向佛的可能性	19
5.結語：人間佛教的人菩薩行	20

## ——本文<sup>2</sup>——

### 一 人與眾生性

#### (一) 眾生之通性：一切眾生所共有的

##### ※應以人的特勝而學佛，勿把自己看作完全與眾生相同

眾生之通性：**佛法雖普為一切有情，而真能發菩提心，修菩薩行而成佛果的，唯有人類。**如唐裴休的《圓覺經序》說：「真能發趣菩提心者，唯人道為能」。所以**雖說眾生都是佛法所濟度的對象，而唯有人類，有智慧，有悲心，有毅力，最能承受佛法的熏陶。佛出人間，就是人類能受佛法教化的證明。**

一切眾生各有他的特性；**人有人的特性，必須了解人在眾生中的特勝，以人的特性去學佛，切勿把自己看作完全與(一切)眾生相同。**

同是眾生，眾生即有眾生的通性。今略舉三點說：

#### 1.一切眾生皆「依食住」：段食、觸食、思食、識食

一、依經說：「**一切眾生皆依食住**」。眾生生命的延續，必須不斷的獲得營養。人是這樣，雞、犬、蟲、魚等也無不是這樣。佛法說**食有四種**：

(一)、**段食**，像我們煮的**飯**和吃的**菜**，都是分成段落的吃下，叫段食。

(二)、**觸食**，**六根與境相觸**，也有延續生命的力量。**特別是身體的觸**——如按摩、運動、洗澡等。

(三)、**思食**，即**希望**。眾生要有**欲望**，才能維持生活。一個人雖是老病相侵，但他總是要**想法子**活下去，這叫思食。

(四)、**識食**，人類的**意識**，**因執著自我(身心)**，**執取自體**，所以**身心雖壞，而卻會生死死生，流轉不已**。<sup>3</sup>

<sup>2</sup> 案：1、凡「首行未空二格的段落」，在印順導師的原文中，皆屬「同一段落」。

2、印順導師原文，若為編者所略部分，以「…〔中略〕(或〔下略〕)…」表示。

3、文中「上標編號」，為編者所加。

4、梵巴字原則上不引出。

5、印順導師原文中，括號內的數字，如「(1.001)」，表示原文本有的註腳。

<sup>3</sup> 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p.109 ~ p.111：

**依意生識** 識，了別義，重在觸對境界的認識；能了識別，故稱為識。所依的根有六，所取的境也有六，識也因此分為六種。《中含·唵啼經》說：如火是同一的，草燒即名草火，木燒即名木火。識也如此，依六根，緣六境，依此即成為六識。

**前二種食，屬於物質的；後二種食，屬於精神的。**這是眾生賴以維持生命，使生命延續的因素。不但人間具備這四食，鳥獸等也是全有的。**思食與識食，為一切眾生所必需的，而對於生命的延續，有著最重要的關係。段食與觸食，都不過能延續這一生的生命而已。**

總之，「依食而住」，是人類與眾生相同的。生存需要營養，但這是要適量的，而且按時不斷的補充。如長明燈，要時時添油，時時修淨燈心，否則就會熄滅。我們的段食，也是這樣，要按時進食，多了會成病，少了就挨餓，不吃即活不下去。這是生存所必要的，而也是麻煩的事。

如單靠思識二食能生活下去，這問題比較簡單些。可是大部分，特別是人類，要依賴段食才得生活。一切的努力活動，幾乎無非是為了解決生活。然物質的營養，不但是人類，畜生等也如此。**在人類社會，如不把它當問題處理，社會與人類都是不得平安的。但僅將這問題解決了，不進求人類特性的發揮與完成，這對人類問題的癥結，還是不得解決！**

**人所以被稱為人，雖有與眾生一樣的通性，但又有超越其他眾生的特性。**太虛大師曾經說：「人類的教育，如專在穿衣吃飯上著想，這是動物教育，與一般動物並無大差別」。這雖似乎說得刻薄，但人的教育，解決人的問題，不能局限於這些，也是確實如此的。<sup>4</sup>

關於識的是一是多，古來大有爭辯。**依緣起觀的見地說，識應為相對的種種差別，而非絕對的多識。但識為依根緣境而現起者，所以說明上不妨側重差別。**

佛教後期，發展為七識說，八識說，九識說。佛的區別識類，本以六根為主要根據，唯有眼等六根，那裡會有七識、八識？大乘學者所說的第七識、第八識，都不過是意識的細分。

古代的一**意識師**（見《攝大乘論》），以意識為本而說明諸識，以為意識對外而了別五塵時，即為一般所說的前五識；意識又向內而執取根身。這向內而執取根身的，即等於一般所說的阿陀那識。**此意識為本的意識，應為從意而生的意識，不只是六識中的意識。**

從有情為本的立場說，有情為六處和合的存在，意處為身心交感、認識活動的源泉。意根與身根的交感，即有情身心的統一。

佛說「依意生識」，應以與根身相依存的「意」為根源。低級的有情，可能沒有眼、耳、鼻、舌，但身根是有的。身根為四大所造清淨色，由於地大增勝而成定形的機體；水大增勝而有液汁循環的機體；火大增勝而有消化的機體；風大增勝而有運動的機體。

**意與這身根相應而生起的覺了，<sup>(1)</sup>或觸對外境，從意起身識；<sup>(2)</sup>或執取身根，執取身心自體，從意生（細）意識，這二者，無論如何微味，微味到不易理會，但是一切有情所必需的。此（細）意識為「名色緣識，識緣名色」的有取識，即與極微細的我見、我愛、我慢相應的染識。**

像人類，意根與根身相應而生的覺了，<sup>(1)</sup>外緣即明確的五識。<sup>(2)</sup>如定中根身所起的內觸識，及內取根身，執取自體的——細意識，也是極微味的。<sup>(3)</sup>此外，有高度明確的意識，承受五識外緣的落謝影像，承受（細）意識內取的積集餘勢，承受前念意識的活動形態，發為一般明確的意識。

**重視佛陀「依 意生識」的教義，「六處和合」的立場，應從根身與意識的交感處，說明一切有情共有的微細身識與意識，到達人類特有的明確意識。**

<sup>4</sup> 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p.71 ~ p.75：

**四食** 一、**羶搏食**：應譯為**段食**，即日常茶飯等飲食。所食的，是物質的食料，可分為多少餐次段落的，所以叫段食。要能資益增長於身心，才合於食的定義。所以服食毒品等，不能資益而反損害身心，佛法中即不稱為食。有情一期生存的延續，必要有段食，特別是這欲界

的人間。沒有這，雖有別的資益——食，也難於生存。<sup>〔1〕</sup>如入定過久，由於缺乏段食，出定時即不能支持而死亡，這可見段食對於人類的重要。<sup>〔2〕</sup>以定慧的修持來說，如營養不足，身心過於衰弱，定慧也不能成就。苦行者不知適宜的段食，對於生存及修養的重要性，所以會驚奇釋尊的受食而得到正覺。要知道，段食不但直接的資益營養了肉體，有健康的肉體，能發生健康的精神，所以也間接資益了精神。

二、**觸食**：觸是六根發六識，認識六塵境界的觸。根、境、識三者和合時所起合意的感覺，叫可意觸；生起不合己意的感覺，叫不可意觸。從此可意、不可意觸，起樂受、苦受等。這裡的觸食，<sup>〔1〕</sup>主要為可意觸，合意觸生起喜樂受，即能資益生命力，使身心健康，故觸食也是維持有情延續的重要因素。<sup>〔1〕</sup>「人逢喜事精神爽」，有些難治的疾病，每因環境適宜，心境舒暢而得到痊愈。反之，失意、憂愁，或受意外的打擊，即會憔悴生病，甚至死亡。近代的衛生學也說：樂觀的心情，是身體健康不可缺的條件。<sup>〔2〕</sup>又如修定的人，得到定中的喜樂內觸，出定後身心輕安，雖飲食減少，睡眠減少，而身心還是一樣的健康。<sup>〔3〕</sup>又如按摩，可以促進身體的健康，也是觸食的作用。《中含·伽彌尼經》說：「身粗色四大之種，從父母生；衣食長養，坐臥、按摩、澡浴、強忍……」。這坐臥、按摩、澡浴、強忍等，說明了觸對於有情資養的功用。<sup>〔2〕</sup>即使是不可意觸，如運動的感受疲勞等，也可以為食的。所以《雜含》（卷一五·三七三）說：「觸食斷知者，三受則斷」。

三、**意思食**：意思是**意欲思願，即思心所相應的意欲**。意思願欲，於有情的延續，有強大的作用。心理學者說：一個人假使不再有絲毫的希望，此人決無法生活下去。有希望，這才資益身心，使他振作起來，維持下去。像臨死的人，每為了盼望親人的到來，又延續了一些時間的生命，所以意思也成為有情的食。

四、**識食**：識指「有取識」，即執取身心的，與染愛相應的識。識有維持生命延續，幫助身心發展的力量。「識緣名色」，為佛法中重要的教義，如《長含·大緣方便經》所說。經中佛對阿難說：人在最初託胎的時候，有「有取識」。父母和合時，有取識即攝赤白二滲，成為有機體的生命而展開。「若識不入母胎者，有名色否？答曰：無也」。「名色」，指有情的身心自體。這個自體，由於識的執取資益，才在胎中漸次增長起來，而出胎，而長大成人。所以經說：「若識出胎，嬰孩壞敗，名色得增長否？答曰：無也」。此識的執取，直到死亡的前刹那，還不能暫離。假使一旦停止其執取的作用，一期生命即宣告結束，肉體即成為死屍。所以佛說：「阿難！我以為是緣，知名色由識，緣識有名色」。有取識對於有情資益延續的力用，是何等的重要！

四食，是佛陀深細觀察而揭示的，都是人世間明白的事實。四食不但有關於現在一期生命的延續，即未來生命的延續，也有賴於意思食與識食來再創。

<sup>〔1〕</sup>如人類，總是希望生存，願意長此延續下去。這種思願的希欲，雖或是極微細的，下意識的，不必經常顯著表現的，但實在是非常的堅強熱烈。到臨死，生命無法維持時，還希圖存在，希圖未來的存在。一切宗教的來生說，永生天國說，都是依著這種人類的共欲——「後有愛」而成立的。有情的生死相續，即依此愛相應的思願所再創，所以說：「五受陰是本行所作，本所思願」（雜含卷一〇·二六〇經）。

<sup>〔2〕</sup>同時，有取識即與取相應的識，在沒有離欲前，他是不會停止執取的。捨棄了這一身心，立刻又重新執取另一身心，這即是入胎識的執取赤白二滲為自體。如獼猴的跳樹，放了這一枝，馬上抓住另一枝。此有取識的執持，是「攬他為己」的，即愛著此自體，融攝此自體，以此為自，成為身心統一而靈活的個體。對於有情身心的和合相續，起著特殊的作用。

現代的學說，於維持一期生命的條件，前三食都已說到，但對於意思食的資益未來，識食的執取，還少能說明。

人類的生存欲——思食，<sup>〔1〕</sup>以個體生存為中心。深刻而永久的生存欲，即「後有愛」。<sup>〔2〕</sup>又要求擴大永續的生存，即種族繁衍的思願。小自家庭，大至國族，人都希望自家自族的繁衍永續；不但人類，即小至螻蟻，也還是如此。這種族生存的延續欲，表現於有情與有情間的展轉關係中。佛法以人類為本，但並不專限於人類的說明，普遍到一切有情。<sup>〔1〕</sup>低級的有情，有些是不必有父母子女同在的關係，所以雖有種族延續的事實，而都由本能的繁殖，常缺乏明確的種族意識。<sup>〔2〕</sup>人類可不然，幼弱時期很長，須賴家庭父母的撫養；生存的需要複雜，須賴同族類的保護與互助，所以種族延續的意欲，也特別強烈。這延續種族生命的動力，即攝於意思食。

## 2. 一切眾生皆「以愛欲正性命」：繫縛力最強而最根本的，是自我愛

二、「一切眾生皆以愛欲而正性命」，這是《圓覺經》所說的。愛欲，經文作淫欲。然**淫欲實不遍一切眾生，非生死根源**。人類的綿延不絕，是由男女淫欲的關係，淫欲側重在人類，可通於欲界（地獄趣亦不通）。如**約一切眾生說，應該為愛欲**。

人類有男女性別，才互相配偶，人是由父母的淫欲而生的。從淫欲而生的，呱呱墮地的小孩，經說雖不知淫欲為何，而實不斷愛欲的隨眠（潛力）。到了成年的時期，淫欲即漸漸地發動起來。所以人類把男女婚姻，看作傳宗接後、成家立業的唯一大事。由淫欲而有生命的出現，這唯有人類與一分動物——雞犬等是如此。

**依佛法說**，眾生的生命，不都是由淫欲而有的，如**化生**，或**濕生**的一分，不由兩性的淫欲，也能現起生命的。**照科學家說**：有的下等動物，是不分雌雄的，由一體的分裂（為二）作用，就有新的生命延續下去。<sup>5</sup>

所以，**佛法以為男女欲事，為人類與欲界天的特徵，一分的鬼、畜也有，而上二界與地獄眾生，都是不起淫欲的**。

這樣，如說一切眾生皆以淫欲而正性命，這是不了義的（可能是譯者不好）。究竟的說：一切眾生皆以愛欲而正性命。**男女的愛欲，為愛欲中的一種，為欲界，尤其是人類極有力的愛欲**。

**一切眾生繫縛力最強而最根本的，是自我愛**。佛說：「愛莫過於己」。人類的一切行為，總是為自己打算；為了自己，甚至不惜用殘酷的手段，毀滅他人，或其他

<sup>5</sup> 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p.75 ~ p.77：

**四生** 有情是生死死生，生生不已的。一旦「本有」的生命結束，即轉為另一新生命——「後有」的創生。**從一切有情新生長育的形態去分別起來，可分為四類，即胎、卵、濕、化——四生**。胎生，如人、牛、羊等；卵生，如雞、鴨、雀、鴿等；濕生，如蟲、蟻、魚、蝦等；化生，如初人等。**佛說四生，是約有情的最初出生到成長期間的形態不同而分別的**。

如**胎生**，最初的自體，必須保存在母胎中，等到身形完成，才能離母體而出生。出生後，有相當長的幼稚期，不能獨立求生，要依賴生母的乳哺撫養。特別是人類，更需要父母師長的教養，才漸漸的學會語言、知識、技能。

**卵生**即不同，離開母體時，還不是完成的身形，僅是一個卵。須經一番保護孵化——現在也有用人功的，才能脫卵殼而出。有的也需要哺養，教導，但為期不長，多有能自動的生存而成長。

**濕生**又不同，母體生下卵以後，就置之不問，或早已死了；種子與母體，早就脫離關係。等到一定時期，自己會從卵而出，或一再蛻變，自謀生存。

從有情的出生到長成，胎生與母體關係最密切，幼稚時期也長；卵生次之；濕生除了生卵以外，母子間可說沒有多大關係，是最疏遠的，幼稚期也極短。胎、卵、濕生的分別，就依這樣的意義而成立。

**化生**，不是昆蟲化蝴蝶等化生，是說這類有情，**不須要父母外緣，憑自己的生存意欲與業力，就會忽然產生出來**。

<sup>(1)</sup> 從**生長的過程**說：胎生繁複於卵生，卵生繁複於濕生，濕生繁複於化生。<sup>(2)</sup> 從**產生所依的因緣**說：胎生與卵生，必依賴二性和合的助緣；濕生中，即有但以自身分裂成為新的生命；化生更不需此肉體的憑藉，即隨業發生。<sup>(3)</sup> 依**胎、卵、濕、化的次第**說，化生應為有情中最低級的。但從來的傳說，化生是極高的——天，也是極低的——地獄，而且還遍於鬼、畜、人三趣中。

的眾生。即使病得非死不可，總還是想活下去。真要死了，更希望死後的存在——佛法名為「後有愛」。佛法肯定生死的根源是愛欲，愛欲即愛著自身，而推動向外取著各種境界（男女淫欲也是一種）的動力。一切眾生都為此愛欲繫縛得動彈不得，所以在生死海中頭出頭沒。

<sup>[1]</sup> 儒書說：「飲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」。又說：「食、色性也」。色即男女欲，性是生來就是這樣的。<sup>[2]</sup> 依佛法說，食——飲食，即一切眾生皆依食住。色——男女，即一切眾生皆以愛欲而正性命。但佛法所說的食與愛，不但飲食男女，這不過但指人類說。這雖是人生的大問題，但決不是人類所獨有的，至少大部分眾生是相同的。人類與眾生，同為這食色——食與愛的強烈束縛，因此而作出種種罪惡，所以有方法——教育，政治，法律等來規範他，以減少一切不必要的罪惡。

### 3. 一切眾生皆有「自我感」：一切煩惱的根本特性

三、自我感，也是一切眾生所共有的。<sup>[1]</sup><sup>[1]</sup> 本來，一切眾生都是互有關係的；而構成眾生的因素，也是一切法不離一法，一法不離一切法的。<sup>[2]</sup> 可是在緣起的和合中，眾生是形成一獨立的單位，自他間現出彼此的差別，各成一單元而不斷的延續。<sup>[2]</sup><sup>[1]</sup> 雖然息息相關，人與人間沒有絕對的獨立性，<sup>[2]</sup> 而因緣和合所現起的形相，有相對的差別。

如水與冰：水本是無分別的，一味相融的；但結成的冰塊，就各各不同。這塊大，那塊小；那塊化成水，這塊還是堅結的。眾生也如此，本來息息相關，相依相存。由於眾生的無始蒙昧，不與平等一味相契合，而形成獨立的形態。於此因緣和合的相對自體，有自我感，不能了悟無人、無我、無眾生的定性。

<sup>[1]</sup> 眾生一個個的獨立形態，佛說是依五眾（蘊）和合而生，<sup>[2]</sup> 這五眾和合而成的單位，內有複雜性而外似統一。

一切眾生的自我感，都將自己從一切中分離出來，意解作一獨立體，一切問題就層出不窮了。眾生都有心——精神活動，因此也就都有自我感。對自己的身心、家屬等，能深切的注意愛護他，對他人的卻漠不關心。不但人這樣，牛羊也是這樣，但自我感不能像人那樣的明晰罷了！

息息相關，法法緣起，而眾生都看作獨立性，起真實的自我感，這是眾生共同的錯覺。佛法中的無我，就專為對治它的。

有了自我感，處處以自我為中心，不論是食、是色、是名譽、是權利，都想佔有他，使一切供給我，從屬我，為我所有。每每只顧到自己的生活，而不問他人的苦樂。強取、豪奪、欺詐、控制、奴役……斫殺鬥爭，一切的禍患就無可避免了。

根本的自我感，佛法稱為無明，它可以統為一切煩惱中的根本特性；凡是與真理相反的認識活動，都有無明存在。從這煩惱根本的無明而發展出來，主要的，《阿含經》裡說有三類：見、愛、慢。

愛，是自我的愛好，人總是愛自己的生命，滿意自己，即使真的不好，自己也總

是要原諒自己。不但愛現在的，還愛未來的生命。由於自我生存，引發外物——境的愛著。為現在而愛外物，也為未來著想而愛外物。如人為了怕米貴柴荒，即多買些藏在家裡。就是雀子、蜜蜂，也為冬天而預先積蓄食物。自我愛與境界愛，是眾生相共的。

**見**，是執著，主要是執有確實的自我。依佛說，我是沒有真實自性的，祇是五蘊和合的假名。但在執有自我的一切眾生，卻頑固地執有自我的存在。

**慢**，是自我的重視，因此而對他出以輕蔑。**這三者，都是自我感中內含的根本特性。**

至於佛法常說的三毒——貪瞋癡，是由這微細的發現到粗顯煩惱。如瞋恚，是由自恃輕他的慢而起，從輕厭他，而瞋恨他。貪，耽戀五欲，都是從愛而來。顯著的不知因果，不知善惡等愚癡，皆由於錯誤的妄見。

總之，這一切可泛稱為無明，而實為自我感的發展。人類固然有此，一切眾生也不能例外。

## （二）人之眾生性：其他眾生之特性，人亦有之

**人之眾生性**：眾生有各各的特性，姑且不談，先說人的眾生性。人是眾生，有眾生的一般特性，雖不是別的眾生，也有類似眾生的特性。這雖是人類所有，而不是人類特有的人性。

眾生的種類極多，通常分為五趣：天、人、畜生、餓鬼、地獄。一道以內，更有很多的分類。<sup>6</sup>

我們但知地獄的地獄，天國的天國，而不知人間的天國，人間的地獄。其實，在**人間，人是著類似諸趣的性質**。有人罵別人為畜生，也許這人沒有合乎人性的正軌，而多少帶有類似畜生的行為。

### 1. 地獄：極苦

地獄，是**極重惡業所墮落的苦地方**。略有二類：一、**熱地獄**，到處猛火洞燒，二、**寒地獄**，冰雪交加。造了惡業的眾生，墮落在這大熱大冷的地方，**什麼都不關心，一直受著這極熱極冷的苦迫。**

<sup>6</sup> 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p.51 ~ p.52：  
五趣有情的高下分布，是這樣：



依此圖，可知**人在五趣中，位居中央**。上有快樂的天堂，下是極苦的地獄；兩旁是畜生與餓鬼，雖在此人間，但遠不及人類。五趣各是有情的一類，而**人為五趣的中心，為有情上升下墮的機紐**。此人本的有情觀，與中國一般的鬼本論非常不同。

此種境界，我們人間也常可見到。或住於極冷處，或住於極酷熱處。或由於貧窮，在冰雪的寒天挨冷；在酷熱的暑天，被逼工作，晒得發昏。這不是人間的少分地獄境界嗎？要救眾生出地獄苦，就要將這人間活生生受著地獄苦的，加以救助。

### 2. 餓鬼：沒得吃；吃最壞的東西，永遠餓著肚皮；受人類的祭祀，或有或無

餓鬼分三：一、沒得吃；二、吃最壞的東西來維持生命，永遠餓著肚皮；三、受人類的祭祀食，或有或無。

這種情形，人間更是遍地都是。特別是遇到旱荒水潦的年頭，或者兵火、疫癘，弄得赤地千里，食糧無著，大家在饑餓恐怖的生存線上掙扎過活，這不是人而現成餓鬼一樣的情形嗎！

### 3. 畜生：被奴役、被吞食、被豢養玩弄、被殺害；無慚愧

〔<sup>一</sup>〕畜生，〔<sup>1</sup>〕是被奴役的，如牛馬；〔<sup>2</sup>〕被吞食的，如豬羊；〔<sup>3</sup>〕被豢養玩弄的，如籠中的小鳥，外國人的哈巴狗；〔<sup>4</sup>〕被殺害的，更多更多。這世間的人類，過著被奴役，被殺害，被玩弄，被吞食，不是到處都是嗎！多少人還過著畜生的生活呢！

〔<sup>二</sup>〕此外，畜生是無慚愧的，父母兒女間，也會淫亂殘殺，不知恩情，不知仁義。如人而也如此，即會被呵責為畜生。

### 4. 天：特詳鬼畜天

本論著重在人間佛教，尤其要簡別天化的佛教，所以對於傳說的天神，應該多說明些。〔<sup>1</sup>〕高級的鬼畜，也叫做天。如四天王中，毘樓博叉是龍王，毘沙門是夜叉王。〔<sup>2</sup>〕高級的天——欲界空居的與上二界，是沒有鬼、畜的。<sup>7</sup>

這些鬼畜天，都含有表法的深意。

#### (1) 乾闥婆：愛神、歌（音樂）神

如乾闥婆，他是戀愛的愛神；會彈琵琶，作樂，為諸天的歌神，即音樂神。

在印度神教的傳說中，如跳舞、演戲、唱歌，可以生戲樂天，如乾闥婆一樣。那麼，在人間醉心於戀愛，醉心於音樂藝術的，如著重於低級的情欲，即是人而含有乾闥婆的性情了。

<sup>7</sup> (1) 印順導師《成佛之道》p.89：

〔<sup>一</sup>〕欲界的大地——地面，地下，水中，（近地面的）空中，所有的地獄，旁生，餓鬼，人，阿修羅，都是欲界的；〔<sup>二</sup>〕此外還有欲界的天。〔<sup>1</sup>〕依於大地中心的須彌山而住的，有四大王眾天，忉利天；此二天是地居天。〔<sup>2</sup>〕從此以上有夜摩天，兜率天，化樂天，他化自在天，這四天是空居天；一共有六天。

欲界六天，都有君臣男女的國家形態，與人間差不多，只是福樂勝妙而已。

(2) 印順導師《寶積經講記》p.84：

須彌山拔海的半山（出海四萬由旬），有四大王眾天——東方持國天王，南方增長天王，西方廣目天王，北方多聞天王。四天王統攝八部鬼神，守護世界。

在須彌山頂上，有忉利天。忉利是梵語，義譯為三十三。山頂四方各有八天，如封疆大臣；中央有釋迦提婆因陀羅（簡譯釋提桓因，或帝釋天），為忉利天王；合稱三十三天。

四大王眾天，與忉利天，都依須彌山而住，名地居天。

**(2) 羅刹：女羅刹誘惑男性，為她而死；男羅刹或使人失心，或攫人而食**

羅刹，男女不同：<sup>[1]</sup> **女羅刹**是漂亮的，專門誘惑男性，使男性為她而死。<sup>[2]</sup> **男羅刹**，卻性情兇劣，形相醜惡，專與人類為難，或使人失心，或攫人而食。

這樣的男女，人間豈不很多？娼妓們，同女羅刹的行為相仿。那些故意作弄人類，殺人無厭的劊子手，與男羅刹有什麼差別！

**(3) 夜叉：諸天所役使，在天上服務，侍候謹慎；一到人間，就肆無忌憚**

夜叉，為諸天所役使的，如人間政府的衙役胥吏一樣。<sup>[1]</sup> 在天上服務的時候，侍候謹慎，<sup>[2]</sup> 一到人間，就肆無忌憚，吃人肉，喝人血，強迫人間要用活人去祭祀他。

這與壞政府下貪官污吏，欺壓人民，也並無二樣。

**(4) 龍：脾氣壞；暴怒起來，刮狂風降暴雨，將人間破壞得一塌糊塗**

龍的特性，是脾氣壞。暴怒起來，什麼也不管，刮狂風，降暴雨，將人間的一切，破壞得一塌糊塗。

人間那些暴君，也是這樣的不問人民的死活，一意任性胡為。

**(5) 阿修羅與帝釋：他們之間時常作戰**

頂有意思的，是阿修羅與帝釋了。他倆本來是親戚，阿修羅的女兒，嫁給帝釋。**照印度的傳說**：阿修羅本來住在須彌山頂的，是從前的忉利天主，後來被天帝釋攆走了，阿修羅便住在須彌山腳下的海邊，彼此間結下了怨仇。**這等於世間的強國，併吞弱國，或新來的民族驅逐土著而佔有他的土地一樣。**

他們是時常作戰的，帝釋勝了，將阿修羅的女兒擄來做妻妾；阿修羅也時刻惦念天上的美滿生活，動不動就打上來，想奪回他的原地。**這故事，在印度是有事實背景的。**

**A. 阿修羅：疑、嫉妒**

阿修羅有**兩大毛病**：一、**疑**，帝釋有時與他談和平，他因為過去的經驗，憎厭帝釋的狡詐，對他存著絕對不信任的心理，**所以造成猜疑的原因，全是由於仇恨。**如德國與法國一樣，兩國是不易取得互信而合作的。**他猜疑成性，連佛說的也不相信。**佛對他說四諦，他疑佛對帝釋說五諦；佛對他說八正道，他又疑佛對帝釋說九正道。二、**嫉妒**，他懷念須彌山的光榮如意，非常嫉妒戰勝了他的帝釋。

由此猜疑與嫉妒，養成好戰的心理。

**B. 帝釋：提倡和平，推行正法；享樂者**

帝釋與他的特性相反：一、**提倡和平，推行正法。**帝釋是既得利益的保持者，他當然重視和平。將人的領土奪來了，與人談和平，無怪阿修羅不信任他。他的推行正法，也像治國者的文教治國。

二、他是享樂者，與那些天女們，盤桓在一起，到了窮奢極侈的享受境地，這如文明成熟而走向靡爛衰落一樣。傳說他到人間來從佛聽法，但一回到天國，什麼也忘失了。世間的高貴尊榮者，為享受五欲而沒落，對人生崇高的理想，自利利他的事業，也想不起去做了。

天、龍、羅剎、夜叉、乾闥婆、阿修羅等，各有他們特殊的性質，都不是人的正性。人的性情，無論近於他們那一種，就不能使人性得到正常的發展，不能使人性淨化而完成。

#### 5. 小結：重視人性的合理化（減輕揚棄眾生性），以人生正行淨化人性

所以修學佛法的，<sup>[1]</sup>應重視人性的合理化，以人生正行到達人性淨化；<sup>[2]</sup>對於眾生通性，或眾生所有的特性，應減輕他，揚棄他，使充分發揮人性以進成佛道。

## 二 人性與佛性

### （一）泛說世間相似的見解

人，<sup>[1]</sup>含有眾生性，<sup>[2]</sup>也含有佛性<sup>[3]</sup>而人又有人的特性。關於人的人性、眾生性、佛性，先泛說世間一般的相似的見解。

#### 1. 基督教的神學

一般以為，人有神性，也有獸性，這是浸淫於神教的西洋學者所說。他們認為：人也帶著獸性的成分，如人的性格發展到極其殘暴酷毒，喪失人性，這與禽獸是沒有分別的。

基督教的神學說，人可分為三類：一、體，即生理本能的，如純為肉慾的發展，想到什麼就任性地作去，全受肉體的欲望所支配，這是墮落的，與獸性相近。二、靈——神性，上帝賜給人類的靈性，是盡美盡善的。如純依這靈性而活動，即得主（上帝）的濟拔，而上生天堂，永生不死。三、魂，上帝將靈性賦與人類，靈性與身體結合而產生的是魂。雖不是純屬於情欲的，但也與神性相隔，這有點近於真妄和合而有的識性。

神學的人性分析，以為人類<sup>[1]</sup>專向肉慾（物質）的方面去追求，必定墮落；<sup>[2]</sup>向靈性的方面去發展，必能生天。

#### 2. 中國

中國的《書經》，說到人心與道心。大意是：「人心惟危」，人類受了情欲的衝動，想求得肉體的安適，這種物質的貪求不已，可能發生種種的危險。「道心惟微」，微妙難思的道心，就是契合天理的心。

<sup>[1]</sup>中國一向重視這二者的協調綜合，「允執厥中」。以道心制人心，不偏向於情欲；以人心合道心，不偏重於理性。<sup>8</sup>

<sup>8</sup>（1）印順導師《我之宗教觀》p.147：

《大禹謨》說：「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」。這四句十六字，在中國固有文化中，是被稱譽為道統、心傳的。說到中國文化，從黃帝、堯、舜以來，經三代而凝定。

這是重人事的，從人事而傾向於道（「志於道」）的。本於人，向於道的文化，是本著不偏不蔽的中道去實現的。

**人心、道心、執中，扼要的表達了中國文化的特質。**這一特質，不僅是儒家的，也是道家的，說是儒、道、諸子所共同的，也沒有什麼不對。**只是春秋以來，學術思想趨於自由，百家各有所重所偏而已。**

(2) 印順導師《我之宗教觀》p.170 ~ p.173：

「用中」，是中國文化的根本原則。而在實際的理論與事行中，能否完滿的允執其中，卻是另一問題。因為，<sup>(1)</sup>在自己（當時當地的自己，下例）的立場是恰好的，而從家的立場去看，可能是偏了。<sup>(2)</sup>在家的立場是中正的，如從國的立場說，也許又偏了。<sup>(3)</sup>在國的立場是中正的，而從全世界，全人類的立場去看，也許又需要修正了。<sup>(4)</sup>即使在全人類的立場是最恰當的，而從全宇宙去觀察時，或又只是人類的自以為是了。

所以在「用中」的原則下，中國文化，對人心與道心的是否已完滿的允執其中，是應該的，可以考慮的。

<sup>(-)(1)</sup>道家意解到：自然（宇宙的）大道的惟微，惟精，惟一，是相當深刻的！<sup>(2)</sup>然論到人心與道心的執中，顯然的大有問題。

<sup>(A)</sup>《老子》的無為化世，以虛無為中，是偏於無，偏於靜的。《老子》以無為用，以柔弱勝剛強，以靜制動，以屈為申，充分流露了反人為的自然精神。理想的治世，近於原始茫昧的社會。《老子》的處世，以樸救文，以退為進，缺乏光明磊落的剛健。所以末流而重於用世的，成為權謀的一流；重於自修的，成為葆真全我的一流。末流而託於《老子》的，每不免「索隱行怪」，在中國文化中，是不能不成為旁流了。

<sup>(B)</sup>《莊子》以任性為逍遙，以不齊為齊，以無用為用。分別為「人之徒」、「天之徒」；以道者為「畸人」——「畸於人而侔於天」，也就是不合人道而符合天道。不能執中於人心與道心，這是最為明顯的立場。

《莊子》曾說到：不願用椽灌水，而寧用甕提水。因為，「有機械者，必有機事；有機事者，必有機心。機心存於胸中，則純白不備。……吾非不知，羞而不為也」。反對人心的機智，可說到了極點。而不知道，如沒有機心，機事，又那裡會有甕呢！

《莊子》又說：「泉涸，魚相處於陸，相响以濕，相濡於沫，不如相忘於江湖」。這表示仁義的教化，不如反樸，忘仁義而契於大道。而不知道，正由於人心惟危，人事凌奪，而不能沒有仁義。正如魚處陸地，自然會相响相濡一樣。處於這一現實，而高推畸於人的大道（如魚在陸地，命在不久，而高談江湖一樣）。對人心、道心來說，這不是執中，而是迷真背俗。「蔽於天而不知人」，《荀子》的評語，最為精當！

<sup>(二)</sup>儒者與道家相反，重人道，也就是重於「人心」。所以以「中用」為「中庸」，重於倫常；「庸言之信」，「庸行之謹」，從極平常處下手。所說「良知」、「良能」，是人類本有的知能；夫婦之愚，可以與知與能，聖人也只是推而充之。以「喜怒哀樂未發」為中，是人人共有的是捨受。

人人所同的「人心」，依佛法說：是「有漏善」，「生得善」，「生得慧」。《中庸》說：「及其至也，雖聖人亦有所不知（不能）焉」。儒者所說，只是「生得」的本能的開發。「生得」有局限性的，怎麼長養，擴充，也終於是「人心」而已。儒者所說的聖人，只是人倫之聖。

《莊子》說：「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」，這當然不能看作信史。然說：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」，確實流露了瞻仰莫及的心境。傳說，孔子五十學《易》。「夫子之言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而聞焉」。大抵孔子專重人道，到晚年也許有所涉及，而後學都是重於人道的。

<sup>(三)</sup>所以在中國文化中，有人道，天道（自然的道，初源於天神觀），知「人心」以外有「道心」。而各以為執中，卻都不免「蔽於天而不知人」，或「拘於人而不知道」。人心與道心，應該允執其中：應樹為正鵠，而有進一步的闡揚！

<sup>[2]</sup>到了理學家，也許受了不了義的佛法——真常唯心論的影響，以為「人心即人欲，道心即天理」，而主張去人欲，存天理。

## （二）特詳佛法的「人自身特勝的人性」

### 1. 不同於儒者的人心（偏於人欲）、神學者的魂（偏於靈）

佛法所說的人類特性，<sup>[1]</sup>不像儒者所說的人心；他是與道心相對，而偏於人欲的。<sup>[2]</sup>也與神學者的魂不同，他僅是靈與肉的化合物，不免偏向於靈的生活。現在所說的人性，除卻<sup>[1]</sup>與眾生類同的人的眾生性，<sup>[2]</sup>與佛類同的人的佛性，而正明人所特勝的人性。

### 2. 世間一般學者的說法

人的特性是什麼？<sup>[1]</sup>有的學者說：人是有手的動物，人有兩隻手，可以做種種事，製造發明，實為人類的特色。<sup>[2]</sup>有的說：人是唯一會說話的動物，言語能將自己的意思發表出來，使他人瞭解我的一切，促成了人類文明的互相傳習。其他的眾生，音聲簡單，雖有一些音號，能傳達意思感情，但是模糊不清的。<sup>[3]</sup>有的說：人是頭腦特別發達的動物，所以人的思索力強，鳥獸等的智力，不及人類。<sup>[4]</sup>有的說：人是會用火的動物，將東西煮熟了吃，還能利用熱力，去發動機器等。其他的眾生，非但不能利用火，見火就嚇跑了。

這些，都是人類與眾生不同的，但不一定構成人類的特徵。<sup>[1]</sup>最近報上，見到有生下來沒手，而會用自己的兩腳，刮鬍鬚，踏鋼琴，成一有名的音樂師。他沒有手，但還是顯出人的特性。<sup>[2]</sup>啞吧不會說話，但一樣的能讀書、寫字，會做種種事情。<sup>[3]</sup>至於火，不過是說人類會利用火，並不因為能用火，所以成為人。

人的特性，當然從有手、會說話、腦髓大，能用火，能創造器具等中表現出來，但人類根本的特色，不如說是人類的文化生活，非常發達的意識活動。

### 3. 佛經所說：人類有三大特勝（勝過天上）

「佛出人間」，「人身難得」，可顯出人在眾生中的地位。這在《佛法概論》——人類的特勝中，依佛經所說，人類具有三事，不但超過了鳥、獸、蟲、魚，還超過了天上。三事是：<sup>9</sup>

<sup>9</sup>（1）《長阿含經》卷20〈8 忉利天品〉（CBETA, T01, p. 135b23-c26）：

佛告比丘：「<sup>[1]</sup>閻浮提人有**三事勝**拘耶尼人。何等為三？一者**勇猛強記，能造業行**。二者**勇猛強記，勤修梵行**。三者**勇猛強記，佛出其土**。以此三事勝拘耶尼。拘耶尼人有三事勝閻浮提。何等為三？一者多牛，二者多羊，三者多珠玉。以此三事勝閻浮提。

<sup>[2]</sup>閻浮提有**三事勝**弗于逮。何等為三？一者**勇猛強記，能造業行**。二者**勇猛強記，能修梵行**。三者**勇猛強記，佛出其土**。以此三事勝弗于逮。弗于逮有三事勝閻浮提，何等為三？一者其土極廣，二者其土極大，三者其土極妙。以此三事勝閻浮提。

<sup>[3]</sup>閻浮提有**三事勝**鬱單曰。何等為三？一者**勇猛強記，能造業行**。二者**勇猛強記，能修梵行**。三者**勇猛強記，佛出其土**。以此三事勝鬱單曰。鬱單曰復有三事勝閻浮提。何等為三？一者無所繫屬，二者無有我，三者壽定千歲。以此三事勝閻浮提。

<sup>(4)</sup> 閻浮提人亦**以上三事勝**餓鬼趣。餓鬼趣有三事勝閻浮提。何等為三？一者長壽，二者身大，三者他作自受。以此三事勝閻浮提。

<sup>(5)</sup> 閻浮提人亦**以上三事勝**龍、金翅鳥。龍、金翅鳥復有三事勝閻浮提。何等為三？一者長壽，二者身大，三者宮殿。以此三事勝閻浮提。

<sup>(6)</sup> 閻浮提**以上三事勝**阿須倫。阿須倫復有三事勝閻浮提。何等為三？一者宮殿高廣，二者宮殿莊嚴，三者宮殿清淨。以此三事勝閻浮提。

<sup>(7)</sup> 閻浮提人以此**三事勝**四天王。四天王復有三事勝閻浮提。何等為三？一者長壽，二者端正，三者多樂。以此三事勝閻浮提。

<sup>(8)</sup> 閻浮提人亦**以上三事勝**忉利天、焰摩天、兜率天、化自在天、他化自在天。此諸天復有三事勝閻浮提。何等為三？一者長壽，二者端正，三者多樂。」

(2) 《起世經》卷 8〈8 三十三天品〉(CBETA, T01, p. 348, a6-b6)：

諸比丘！<sup>(1)</sup> 閻浮提洲，有五種事，勝瞿陀尼。何等為五？一者**勇健**、二者**正念**、三者**佛出世處**、四者是**修業地**、五者**行梵行處**。瞿陀尼洲，有三種事，勝閻浮提。何等為三？一者饒牛、二者饒羊、三者饒摩尼寶。<sup>(2)</sup> 閻浮提有**五種事**，勝弗婆提，略說如前。弗婆提洲，有三種事，勝閻浮提。何等為三？一者洲最寬大、二者普含諸渚、三者洲甚勝妙。<sup>(3)</sup> 閻浮提洲，有**五種事**，勝鬱單越，如上所說。鬱單越洲，有三種事，勝閻浮提。何等為三？一者彼人無我我所、二者壽命最長、三者彼人有勝上行。<sup>(4)</sup> 閻浮提洲，有**五種事**，勝閻摩世，亦如上說。閻摩世中，有三種事，勝閻浮提。何等為三？一者壽命長、二者身形大、三者有自然衣食。<sup>(5)</sup> 閻浮提人，有**五種事**，勝一切龍、金翅鳥等，如前所說。諸龍及金翅鳥，有三種事，勝閻浮提。何等為三？一者壽命長、二者身形大、三者宮殿寬博。<sup>(6)</sup> 閻浮提中，有**五種事**，勝阿修羅，如前所說。阿修羅中，有三種事，勝閻浮提。何等為三？一者壽命長、二者形色勝、三者受樂多，如是三事，最為殊勝。<sup>(7)</sup> 諸比丘！四天王天，有三事勝：一者宮殿高、二者宮殿妙、三者宮殿有勝光明。<sup>(8)</sup> 三十三天、有三事勝。何等為三？一者長壽、二者色勝、三者多樂。如是夜摩天、兜率陀天、化樂天、他化自在天、魔身天等，應知皆有**三種勝事**，如三十三天勝閻浮提中所說。**閻浮提洲，有五種事，勝諸天龍，如上所說。**汝等應知。

(3) 《大智度論》卷 65〈43 無作實相品〉(CBETA, T25, p. 515c25-p. 516a11)：

問曰：天上亦有般若波羅蜜，諸天何以於六齋日，隨逐不淨人身，求聞般若？

答曰：天上有經卷，傳聞如是，亦非佛說。若令有者，忉利天上、兜率天上當有。何以故？阿修羅共忉利天鬪時，佛勅帝釋：「汝當誦念般若」；兜率天上常有補處菩薩，為諸天說，故可有。色界諸天，身及衣服輕微，乃至無兩數，常樂宴寂，受禪定味，是故不應有經卷。

**諸天著二種樂：欲樂、定樂，不能勤苦書持般若波羅蜜。閻浮提人，能精進，書、持、受學、正憶念。如經說：「閻浮提人以三因緣，勝諸天及鬱單曰人：一者、能斷淫欲；二者、強識念力；三者、能精勤勇猛。」**是閻浮提人能書寫、讀、誦、受持，以是故諸天來下，禮拜般若經卷，或欲聞說。

復有人言：...〔下略〕...

(4) 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》卷 172(CBETA, T27, p. 867c6-26)：

云何人趣？答：人一類伴侶眾同分，乃至廣說。

問：何故**此趣名末奴沙**？答：<sup>(1)</sup> 昔有轉輪王名曼駄多，告諸人曰：「汝等欲有所作，應先思惟稱量觀察。」爾時諸人即如王教，欲有所作皆先思惟稱量觀察，便於種種工巧業處而得善巧。**以能用意思惟觀察所作事故，名末奴沙；從是以來傳立斯號。**先未號此末奴沙時，人或相呼以為雲頸，或名多羅脛，或名底落迦，或名阿沙荼。<sup>(2)</sup> 有說：末奴沙者是假名假想，乃至廣說。<sup>(3)</sup> 有說：先造作增長下身語意妙行，往彼生彼令彼生相續，故名人趣。<sup>(4)</sup> 有說：多憍慢故名人，以五趣中憍慢多者無如人故。<sup>(5)</sup> 有說：能寂靜意故名人，以五趣中能寂靜意無如人者。

故契經說：**人有三事勝於諸天：一、勇猛，二、憶念，三、梵行。**勇猛者，謂不見當果而能修諸苦行；憶念者，謂能憶念久時所作、所說等事分明了了；梵行者，謂能初種順解脫分、順決擇分等殊勝善根，及能受持別解脫戒。**由此因緣故人趣。**

**(1) 憶念勝：思想（智慧）力——記憶、思惟分別等**

一、**憶念（末那沙）勝**：末那沙即人的梵語，與末那（意）同語。<sup>10</sup>人能**思惟分別一切法，憶念過去，預期未來，認識現在的，都在意識中縈迴不已**。人類具有這**思量**的作用，固然能使人作惡，而人類一切優良的知識文化，都是從此而發生出來。

在眾生中，人的思想最發達。現代學者研究得人的腦部特別發達，與人的豐富的**記憶力，思索力**等，有密切關係，這是人類的特色。腦與思想——色與心——的關係，姑且不論，而人的**思想力，確是勝於一切動物以及天神的**。

末那，能不斷的憶持過去，量度未來，思索現在。人類文化的進步，就是從過去積累下來的經驗事實，而用以考察現在，推論未來，才發揚起來。**憶念思惟，佛法中更應用以啟發真實的智慧**。

依佛法說，「**生得慧**」，眾生也有，譬如蜂能釀蜜，蟻能築巢，蛛能結網，它們不經過教學的過程，便自然的會這樣。這生得的智力，即是本能。**但人類的生得慧，經過學習發達成高深的智力。其他動物，從加行而起的智力，雖也多少有一些，但比起人來，是太微渺了。**

人類於本能的基礎上，逐漸的學習，學會各式各樣的語言，種種知識，種種技能，這是人類的特點！<sup>[1]</sup>如不能善用人類的智力，做起壞事來，比其他眾生不知道要超過若干倍。<sup>[2]</sup>然如能善於應用，那麼，能發明一切於人類有益的事物、制度。<sup>[3]</sup>**真能善巧地運用思惟憶念，淘練雜染的而擴充淨善的，經加行慧的熏修，即能引生清淨智慧，成為人類學佛，不共其他眾生的特色。**

**(2) 梵行勝：道德力——慚愧，即向善遠惡的自覺**

二、梵行勝：《阿含經》說：「以世間有此——**慚愧**——二法，與六畜不共」。

問：人住何處？答：住四大洲，謂：瞻部洲、毘提訶洲、瞿陀尼洲、拘盧洲。

<sup>10</sup>【人間】（梵 manuṣya，巴 manussa、manussaloka，藏 mi）

意指人所住的界域。梵文音譯為末奴沙、摩拏史也、摩奴闍、摩沙、摩睺、摩奢，或末闍。為五趣、六道、十界之一。又稱人間界、人界、人趣、人道，或單稱人。如《長阿含》卷六〈轉輪聖王修行經〉云（大正 1·39a）：「一時，佛在摩羅醯搜人間遊行。」卷二十〈忉利天品〉云（大正 1·134a）：「我昔於人間，身行善，口言善，意念善。」《中阿含》卷三十六〈聞德經〉云（大正 1·659a）：「天上人間七往來已，則得苦邊。」

關於人的名稱，<sup>[1]</sup>依《立世阿毗曇論》卷六所說，人道以摩沙為名，係因具八義之故，即：聰明、勝、意微細、正覺、智慧增上、能別虛實、聖道正器、聰慧業所生。此外，<sup>[2]</sup>《大毗婆沙論》卷一七二列舉諸說，<sup>[A]</sup>一說因能用意思惟，觀察所作事，故名末奴沙；<sup>[B]</sup>或說末奴沙是假名假想，未必實如其義；<sup>[C]</sup>又說先造作增長低劣身語意妙行，往生人間而相續其生，故稱人趣；<sup>[D]</sup>又說因多憍慢，故稱為人；<sup>[E]</sup>或說能密靜意，故稱為人。<sup>[3]</sup>《大般涅槃經》卷十八則說，能多思義、身口柔軟、憍慢、能破憍慢，故稱為人。

<sup>[1]</sup>梵語末奴沙（manuṣya），<sup>[A]</sup>意即「思考者」，係由表「思考」之意的動詞語根 man 衍生而得。《婆沙》第一說等，即依此義。<sup>[B]</sup>或認為 manuṣya 係由名詞 māna（慢）或 manas（意）轉化所得，故有意或憍慢之義。<sup>[2]</sup>《雜阿含經》卷十三、《大品般若經》卷二等說，「人」是「我」（ātman）的異名之一；《翻梵語》卷六將福伽羅（pudgala）、富樓沙（puruṣa）都譯為人。（中華佛教百科全書）

慚與愧，梵語含義稍不同，而總是連合說的。<sup>11</sup>

人能知有父子、師弟、夫婦、親友等——人類關係。**因有此慚愧心，才能建立合宜的人倫關係，不致造成亂倫悖常的現象。**如沒有慚愧心，像畜生那樣的不問父母、兄弟、姊妹，亂攪一頓，相殺相淫，相盜相欺，這成什麼世間！儒家重視「倫常」——家庭本位的道德，雖不免局狹，然確為人類道德的濫觴。

倫，次第的意思，人與人間，有著倫次，父子，夫婦，兄弟，朋友等，有著親疏的關係，各守其位，各得其宜的應有軌律。佛法所說的「法住法位」，與之相近。**人類的道德，即建立於人與人的關係，從家庭而擴大到種族，擴大到國家，擴大到世界人類。**儒者說：「親親而仁民，仁民而愛物」。佛法說慈悲心的修習，從親而中，從中而疏，次第擴展到平等大同的道德。

**慚愧——道德的發展，應以周遍的擴大到一切眾生為理想對象，不能如後代的儒者，局限於家本位的倫常圈子。然在學習實踐的過程中，也還要有本末次第。**如佛法，即以人間的人類為先。拿殺來說：殺人，為最重的根本大戒；殺畜生與殺人，殺是相同的，但論殺罪就大有輕重了。甚至將鬼神殺死了，罪也沒有殺人那樣重。

**我們是人，佛法為人而說，人與人的關係是特別重要的。如學佛而不知重視人與人間的道德，泛說一切眾生，這就是不知倫次，不近人情。**

俗語說：「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圖」，也顯出對人的重視！但有的，但知護生，不知首先應護人。這才但知放生——龜、鱉、魚、蝦、蛇、蛙、鳥、雀等動物，千千萬萬地熱心救護他，而眼睜睜地看著那些無衣無食的，受災患病的人類，卻不想去救濟他們，這即是不知倫次。

**從人的立場說，應先救人類；這不是輕視眾生，而是擴展人類道德應有的倫次。發心應廣大，遍為一切眾生；而實踐應從近處小處做起，擴而充之，以到達遍為一切眾生。**

在人與人的關係中，出家的，如師長、徒屬；在家的，如父子、夫婦、兄弟、朋友，都應以慚愧心，履行應行的道德分宜。**但這決非孝順父母，輕欺他人的父母；愛護自己的同屬，而排擠另一團體。**

**慚愧，是從人類應有的關係中，傾向於善的（人或法），拒遠於惡的（人或**

<sup>11</sup> 慚愧：俱舍論卷四對慚、愧舉出二釋，第一釋謂崇敬諸功德及有德者之心為「慚」，怖罪之心為「愧」；第二釋為有餘師之說，謂自省所造之罪惡而感羞恥之心為「慚」，以自己所造之罪面對他人時引以為恥之心為「愧」，此說即以慚、愧皆為羞恥之心，但由對自己與對他人而分別為二。又據北本大般涅槃經卷十九載，「慚」即自己不造罪，「愧」為不教他人造罪；「慚」為在自心中感覺羞恥，「愧」為自己之罪向他人披露而感覺羞恥；「慚」為對人之羞恥心，「愧」為對天之羞恥心。此說相當於俱舍論之第二釋。成唯識論卷六則併取俱舍論之二釋，認為「慚」為先尊重自身，而後崇重賢者與聖者，並崇重法；「愧」係由世間之力，即由於他人之譏謗或律法之製裁，而輕拒暴惡。即主張羞恥為慚、愧二者之通相，崇善與拒惡則分別為慚、愧之別相。（《佛光大辭典（六）》p. 5810）

法)。慚愧為道德的意向，傾向於善良；多多親近善知識，聽聞正法，制伏煩惱，都從慚愧而來。要有向善遠惡的自覺——慚愧，這才算具足了人的資格。

**A. 人有自覺的道德意識；且墮落後，可生起向善離惡的力量，悔改自拔**

有人說：樹也知道傾向光明；狗子也會對主人表示殷勤，負責守護。然人是不同的！人知道是非、好壞，雖不一定能實行，或者作惡，但即使做了壞事，無意中會覺得不是，心中總不免「良心負疚」。那些殺人放火，無所不為的大惡人，有時也會意識到自己的不是。

雖然由於環境的熏染，社會的習慣，使某些不合理的行為，竟也心安理得，不能自愧。但既為人類，這種向善拒惡的自覺——慚愧，僅是多少不同，對象不同，而決非全無的。所以雖為環境等誘惑或逼迫而墮落，但人人有慚愧心現前，而能導使改過自新。有慚愧，所以人是有自覺的德行的眾生，他會從尊重真理，尊重自己，尊重大眾輿論中，引發慚愧而勵行人情入理的德行。

其他的眾生，從本能所發，而不能不如此作，所以墮落不深，地獄、畜生、餓鬼，是很少會因作惡而墮落的。

人<sup>[1]</sup>有自覺的道德意識，知慚知愧，<sup>[2]</sup>也有故意作惡，無慚無愧。所以人——特別是學佛法的，墮落也墮得重，上進也上進得徹底。墮落後可生起向善離惡的力量，悔改自拔，也是人類的特色。

**B. 道德的價值——可以不這樣作，而覺得非這樣作不可**

有以為：天空的行雁齊齊整整的排成人字或一字，說這是雁的（知序）道德。狗會守門，說是狗的（有義）道德。不知道道德是重於自覺的，可以不這樣作，而覺得非這樣作不可，這才是道德的價值——或不道德的。

良好的習慣，只可說是道德的成果而已。如天國的良善勝於人間，但這還不免墮落多於勝進，因為自然而然的如此行去，也算不得崇高的德行。

所以，如大家都那樣的胡作妄為，如了解為顛倒罪惡，那必要立定腳跟，任何苦難都不妨，卻決不附和遷就，這才是人性中道德力的高尚表現。德行——即梵行，梵行為清淨而非穢惡的行為，這是人類所有的特性。

**(3) 勇猛勝：毅力——出於自發的願欲而起精勤，覺得應做的即奮力做成**

三、勇猛勝：娑婆世界——堪忍的人類，是最能耐苦的。祇要所做的事情，自覺得有意義，即使任何艱苦的情況，也能忍受，毫不猶豫。

「信為欲依，欲為勤依」，欲即願欲，是企圖達成某一目標的希願；勤即精進，是以積極的行動去努力完成。

從願欲而起精勤，即從內心的想望，引發實踐的毅力。提起精神去做時，就是刀山火坑在前，也要冒險過去，這種剛健勇猛的毅力，為人類特勝的地方。

牛、馬，也是能耐苦的。但那是受到人類的控制，頸上架了軛，身上挨著鞭策，

這才會忍苦去工作，如沒有人管制牠，牠是會躺在田塍休息的。

人類，雖也受有生活的逼迫，但每能出於自發的，覺得自己應這樣做的，即奮力去做成。

這種願欲與精進，人類<sup>[1]</sup>也常是誤用而作出驚人的罪惡；<sup>[2]</sup>然實行菩薩道，難行能行，難忍能忍，即由此勇毅而來。

經上說，人的特勝中，這三者，是眾生與諸天所不及的。雖不是盡善盡美的，不如菩薩的清淨圓滿，但已足以表示出人類特點，人性的尊嚴。我們既然生得人身，應利用自己的長處，日求上進。<sup>12</sup>

<sup>12</sup> 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p.52 ~ p.56：

**人類的特勝** 五趣中，平常以為天上最好，地獄最苦，這是一般宗教的傳統見識。怕墮地獄，求生天國，是他們共同的要求。

**佛法獨到的見地，卻以為人間最好。**這因為一切有情中，地獄有寒熱苦，幾乎有苦無樂；畜生有殘殺苦，餓鬼有饑渴苦，也是苦多於樂。天上的享受，雖比人類好，但只是庸俗的，自私的；那種物質欲樂，精神定樂的陶醉，結果是墮落。所以人間最好，經中常說「人身難得」的名言。《增舍·等見品》說：某「天」五衰相現——將死時，有「天」勸他說：你應求生善趣的人間。人間有什麼值得諸天崇拜呢？經上接著說：「諸佛世尊皆出人間，非由天而得也」。這即是說：諸佛皆在人間成佛，所以人為天的善趣，值得天神的仰慕。

成佛，是體悟真理，實現自由。佛陀說法，即是宣揚此真理與自由之光。真理與自由，是天國所沒有的，有的只是物欲與定樂。諸天是享樂主義者，不能警覺世間的苦難，不能策發向上，所以惟有墮落，不能獲得真理與自由。

**釋尊曾說：「我今亦是人數」（增舍·四意斷品）。這可見體現真理而解脫成佛，不是什麼神鬼或天使，是由人修行成就的。惟有生在人間，才能稟受佛法，體悟真理而得正覺的自在，這是《阿含經》的深義。**

我們如不但為了追求五欲，還有更高的理想，提高道德，發展智慧，完成自由，那就惟有在人間才有可能，所以說「人身難得」。

佛陀何以必須出在人間？人間有什麼特勝？這可以分為四點來說：

**一、環境：**天上太樂，畜生、餓鬼、地獄——三途太苦。太樂了容易墮落，太苦了也無力追求真理與自由。人間也有近於這兩邊的形態：如生活寬裕，遺產豐富的，由於物質的過分享受，窮奢極欲，每每汨沒自己，弄到墮落而後已。反之，太貧苦了，由於生活的逼迫，為衣食等所苦，或作殺盜等惡業，少有機會能從事學問，追求真理與自由。苦樂均調的人間，尚有此種現象，何況極樂的天堂，極苦的地獄！經上說：帝釋天為了佛法，特來世間稟受，但他在享受五欲時，竟然完全忘記了。太樂太苦，均不易受行佛法，唯有苦樂參半的人間，知苦而能厭苦，有時間去考慮參究，才是體悟真理與實現自由的道場。

**二、慚愧：**《增舍·慚愧品》說：「以其世間有此二法，……不與六畜共同」，這是人畜的差別處。人趣有慚愧心，慚愧是自顧不足，要求改善的向上心；依於尊重真理——法，尊重自己，尊重世間的法制公意，向「輕拒暴惡」，「崇重賢善」而前進。這是道德的向上心，能息除煩惱眾惡的動力，為人類所以為人的特色之一。

**三、智慧：**三惡趣是缺少智慧的，都依賴生得的本能而動作。人卻能從經驗的記憶中，啟發抉擇、量度等慧力，能設法解決問題。不但有世俗智，相對的改善環境、身心，而且有更高的智慧，探求人生的秘奧，到達徹底的解脫。人間的環境，苦樂兼半，可以從經驗中發揮出高尚的智慧。如不粗不細的石頭，能磨出鋒利的刀劍一樣。

**四、堅忍：**我們這個世界，叫娑婆世界，娑婆即堪忍的意思。這世間的人，能忍受極大的苦難，為了達到某一目的，犧牲在所不惜，非達到目的不可。這雖也可以應用於作惡，但如以佛法引導，使之趨向自利利他的善業，即可難行能行，難忍能忍，直達圓滿至善的境地。

#### 4. 人類三大特勝的擴充、淨化而至圓滿，即是佛的性德

人的特性，眾生也多少有些，唯人能充分發揮出來，才叫做人。人性中，也含攝得一分佛性；將這分佛性擴充、淨化，即能與佛同等。

##### (1) 佛的性德（佛性）：大智、大悲、大雄

怎樣是佛？概略的說具足三事：大智、大悲、大雄。

<sup>[1]</sup> 佛的特色，正確的普遍的證覺，得大自在，是佛的無上智。佛智，凡是有意識活動的眾生，都可說是智慧性。所以經說：「凡有心者，皆得作佛」。佛是徹底覺悟了的，眾生還迷而不覺（不是一無所知）。

人的思想，雖到達憶念思惟，勝於其他眾生，但攙雜了許多惡慧——迷謬的倒見。將那惡慧淨治了，使淨慧充分成長起來，這就能到達圓滿的佛慧。

<sup>[2]</sup> 佛的大悲，度一切眾生，對一切眾生起同情心；眾生受苦，如自己受苦一樣。佛的大悲是從自心中而流露出來的。大悲是佛的德行，德行是依自他關係而盡應分的善行。道德的本身，即是利他的：如由家庭而宗族，由宗族而國家，由國家而世界人類，更擴大到一切眾生。

人類的德行，還著重於人類——從前是家庭本位的，國家本位的，近來傾向於人類本位的；這是人的德行。淨化那私我的偏執，擴大那德行的對象，即從人的德行而發展成佛的德行，大悲即佛德的究竟圓成。

<sup>[3]</sup> 又佛有十力、四無所畏，表現出佛的大雄德。讚佛的，也常以師子吼等來讚佛。佛的確是大雄大勇而無畏的，負起普度眾生的重擔，這是從菩薩的大悲大智，久歷生死的修持而成的。我們發菩提心，即願欲心，這願欲心即是引發精進心的來源。

薩埵，譯為有情，其實含有勇猛的意思，用現代話說，即充滿了生命力的。經中喻如金剛，是說眾生心的志向，如金剛般的堅固，一往直前。

這四者，環境是從人的環境說；後三者，是從人的特性說。《婆沙論》解說人為「止息意」、「忍」、「末奴沙」三義；《起世經》等說「勇猛」、「憶念」、「梵行」三事的勝於天上，與今所說的三者相同。

慚愧——止息意——梵行勝

智慧——末那沙——憶念勝

堅忍——忍——勇猛勝

這樣，諸佛皆出人間成佛，開演教化，使人類同得正覺。佛法不屬於三途，也不屬於諸天，惟有人類才是佛法的住持者，修學者。

人生如此優勝，難得生在人間，又遇到佛法，應怎樣盡量發揮人的特長，依佛陀所開示的方法前進。在沒有完成正覺的解脫以前，必須保持此優良的人身。若不能保持，因惡行而墮入三途，或受神教定樂所蒙惑，誤向天趣——長壽天是八難之一，那可以說是辜負了人身，「如入寶山空手回」！

人類的生命力，發展到非常強，能忍勞耐苦，不折不撓，勇猛精進。但還染淨錯雜而不純，如能以此充沛的生命力，轉化為成佛度生的大願大精進，一直向前，那麼究竟圓成時，即成佛的大雄大力大自在了。

**(2) 人的佛性：人類特性（三大特勝）中，可以引發而向佛的可能性**

佛性是佛的性德，人的佛性，即人類特性中，可以引發而向佛的可能性。說人有佛性，如說木中有火性一樣，並非木中已有了火光與熱力的發射出來。據人而說，人性當然還不是佛性，不過可能發展成佛的性德而已。不妨比喻說：一般眾生性，如芽；人性如含苞了；修菩薩行而成佛，如開花而結實。

不過，眾生與人性中，含有一分迷昧的、不淨的、繫縛的，以迷執的情識為本，所以雖有菩薩性佛性的可能，而終於不能徹底。如現在人的智識是提高了，社會制度，也有好的創立，但壞的也跟著來。有時，好制度，好發明，反成為壞事的工具。每見鄉村人，都是樸實無華的，一讀了書，走進大都市，就變壞了。人性中，常是好的壞的同時發展，這是人還不能擺脫情識為主導的本質。

佛法，轉染成淨，轉識為智，要從智本立場，使一切獲得良好的增進。<sup>13</sup>

<sup>13</sup> (1) 印順導師《佛在人間》p.240 ~ p.241：

眾生迷妄中，執常執我，受情意所播弄，所以引生內心無限的憂苦。解脫憂苦，根本是智慧，通達緣起性空的智慧。

1. 「以智化情」：了達緣起的事理真相，不為境相的惑亂所誘惑。生、老、病、死，為世間的必然現象，是用不著憂苦的（怕老怕病怕死，才會憂苦不了）。眷屬的聚散，也各有因緣，用不著癡情而自沈苦海。從前佛在世時，有婦人而死了心愛的兒子，於是心情錯亂，到處亂跑，說是要找自己的兒子。後來遇到了佛，聽佛開示，佛法的光明，照破了他的癡情，於是不再哭泣，不再瘋顛了。後來，一個兒子又死了。不久，房屋與財物，又失火焚去了。他並不憂苦，只是處理他應該處理的事。他的丈夫覺得希奇，問起來，知道他受了佛陀的開化，於是也去見佛，聽法。結果，都離俗出家，達到遠離一切憂愁恐怖顛倒，解脫自在。這是「以智化情」的實例，也是沒有憂苦的實例。

2. 「以智契理」：要以智化情而解脫憂苦，就要「以智契理」而遠離迷妄。緣起性空的真智慧，就是契理化情的要著。從前佛入涅槃，沒有究竟解脫的（雖有智慧，還勝不過情意），都陷於憂苦當中。究竟解脫的聖者——阿羅漢們，只是感到「無常力大」，而心地還是寧靜不動。

3. 「以智興悲」：能照見一切皆無自性空，也就能了達一切如幻如化。知道幻化的一切，從因緣而有，也就能發無我的同體的悲心。從無我智慧中發起的慈悲，才是大慈悲，也可說是真正的「仁」。大乘佛法，以普利一切眾生為目標，就是從緣起性空中來。

「以智化情」，「以智契理」，「以智興悲」——<sup>(1)</sup>應用於自己的解脫憂苦，就是「自利」。<sup>(2)</sup>應用於為人，解除世間的憂苦，就是利他。

(2) 印順導師《中觀今論》p.5 ~ p.7：

佛法，是對於人生向上發展以至完成的一種實踐。眾生（以人為本，可稱為人生）無始以來，生死死生，生生不已的存在，是人生現實不過，迫切不過的根本問題，也唯是佛法才能徹底處理的問題。佛法對於人生——生生不已的存在，開示它的真相，使我們從人生實相的正見中，知道我們應如何增進此人生，淨化此人生，超越一般的人生，達到更圓滿更完成的地步。

這一佛法的核心——人生進步、淨化以及完成的實踐，佛典裏稱之為道。釋尊在波羅奈的鹿野苑中，初為五比丘轉法輪，即提示以「中」為道的特質。如《轉法輪經》（巴利文本）說：「在此諸欲中耽於欲樂者，乃下劣凡夫，為非聖無意義之事。雖然，以自身所求之苦為苦，亦為非聖無意義之事也。離此二邊之中道，方依於如來而能證悟，此即開眼、開知，

### 5. 結語：人間佛教的人菩薩行

人類學佛，只是依於人的立場，善用人的特性，不礙人間正行，而趨向於佛性的完成。太虛大師的「人成即佛成」，即是——「即人成佛」——人的學佛法門。（仁俊記）

---

至於寂靜、悟證、正覺、涅槃之道。比丘！於何名為依於如來所悟之中道？即此八支之聖道也」。佛在開宗明義的最初說法，標揭此**不苦不樂的中道**。中道即八支聖道，這是中道的根本義。

這何以稱之為中？有以為佛法之所謂中，是不流於極端的縱欲，也不流於過甚的苦行，在此苦樂之間求取折中的態度。但這是斷章取義，不能正解八正道的所以為中道。要知道：一般人的生觀，即人生歷程的路向，**不是縱我的樂行，就是克己的苦行**。研考這二端的動機，都是建立於情意的，即是情本的生觀，情本的法門。世人感覺偏於縱我的樂行不可通時，於是就轉向到專尚克己的苦行。人生的行為，都不過在這兩極端以及彼此移轉的過程中。

不曉得縱我的樂行，如火上加油；私我的無限擴張，必然是社會沒法改善，自己沒法得到解脫。或者見到此路不通，於是轉向苦行，不知苦行是以石壓草的辦法；苦行的折服情欲，是不能成功的。**叔本華的悲觀，甚至以自殺為自我解脫的一法，即是以情意為本的結論。**

**依釋尊，縱我的樂行和克己的苦行，二者都根源於情識的妄執。釋尊否定了二者，提供一種究竟徹底的中道行，這就是以智為本的新生觀。**自我以及世間，唯有以智為前導，才可以改造人生，完成人生的理想。因此，**不苦不樂的、智本的新生觀，是佛法唯一的特質。**佛說離此二邊向中道，中道即八正道。

八正道的主導者，即是正見。一切身心的行為，都是以正見為眼目——《阿含經》以正見為諸行的先導，《般若經》以般若為萬行的先導。所以不苦不樂的中道行，不是折中，而是從正見為本的實踐中，不落於情本的苦樂二邊。由此，佛法是以「以智化情」、「以智導行」為原則的。以智為本的中道行，包括了最初發心乃至向上達到究竟圓滿的一切過程。